



# 铁峰梨花雪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川泉

春天的枝头刚刚泛绿，铁峰就下起了一场梨花雪。铁峰乡富强村两万多株梨树在春天竞相吐白，梨花漫山遍野，风一过，白白的花瓣像雪一样飘飞，十分壮观。

铁峰乡位于重庆市万州区东北部，地处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麓，歇凤山风景名胜核心区，距万州城区17公里，万北路贯穿全境。有“中国绿色名乡”“中国生态魅力乡”“重庆市气候清凉避暑地”之称，最高海拔1370米，平均海拔800米。高山上的春天来得晚一些，春风把梨花的那些事吹到了3月底4月初。

晨曦初破，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薄雾，洒在铁峰乡蜿蜒清流的杨家河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宛如一条飘动的金色绸带。水面上，倒影着雪白的梨花和森林的影子，梨园、林间的空气湿润而清新，混合着梨花的芳香、松脂的香味和土地的芬芳，散发出春天独特的气息。

城里人喜欢春天，看了桃花看李花，看了李花看梨花……追着花儿跑，总想拥抱春天。

铁峰是花海之地，踏春的人像蜜蜂一样“嗡嗡”地飞向花海，他们不是去采花，是看梨花雪、闻梨花香、打梨花卡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看山川秀景。

漫步梨园，花景触开灵感，一句句诗行从脑海迸出：春风绕梁梨花开/我与春天花间徘徊/风过梨枝堆白雪/一园梨花点春色/去年赏花花已去/今年赏雪三四月。花之时节，清新的灵感难免泼洒花间。

铁峰原是万开古道的必经之地，民间俗称“北大路”，是“荔枝道”洋万涪古驿道（又称秦巴古道）万州通往开州的一段，可时光的林草早已将古道淹没。山里人在这深绿的土地上栽了梨树、桃树和杨梅树……铁峰成了花事的天堂，春天的秀场。古驿道焕发了生机，踏春的人络绎不绝。

那天雨过天晴，天地间像水洗过一样干净透明，我们一行人驱车爬上铁峰山，穿过蜿蜒起伏的公路，拾级踏上富强村500多亩的翠玉梨产业园。举目眺望，美丽景色迎面扑来，那漫山遍野的梨花“攻陷”了铁峰山野，山的新绿成了梨花的配角和底色，就像绿海中扬起的白帆破春航行。

说起配角，不能不说山川褶皱中那些深藏的风物：在楼坪村古生物化石遗址，去探寻那远古生命的奥秘和厚重的历史与自然景象；在万县洞藏酒基地，去探秘大自然与地下洞穴的酒窖文化……风物和梨花在绿野中讲述着动人的故事，演绎着温柔的自然之美。

在铁峰乡富强村，梨花是春天的主角，但她有时也成为游人打卡的背景。那天，游人一拨接着一拨涌向梨花园，女子穿着绿，男子身着春装，在咔嚓的快门声中定格瞬间，那慢开的笑脸渐如花开，与梨花相映，你才知道人因景而来，景因人而动。

难怪城市人喜欢乡村的春天，因为城市的春天和乡村的春天不一样。城市的春天在公园、在高楼的阳台上、在行道的树枝头，它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动态画卷。而乡村的春天在阡陌的田野、在山坡上、在小河旁、在沟渠边，它是自然与季节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。乡村

的春天，没有城市里刻意雕琢的精致，却有着最自然的景色和最质朴的美丽和看不够的风景。

我站在富强村梨园凸起的山梁上，望着踏春的游人在梨花间穿梭，仿佛铁峰的春天多了几分春色和动感。还有那春天的新绿将梨花衬托得更加洁白，在风和日丽的阳光下，如玉晶莹剔透，熠熠生辉；如雪淡雅素洁，风姿绰约。就像画家支起画架、打开画板的写生油画，寥寥几笔，梨花绽放，游人闻香，春意盎然，留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突然间，一股春风拂过我的脸庞，落在梨树的梢头，轻轻地吻着梨花的额头，梨花左躲右闪，怎么也躲不开多情的春风。或许，春风和梨花注定是离不开的伴侣。

万物的生命都有着相似与重叠，梨花的生命也一样，有着情感的交流、生命的过往。在花事的春天，梨花就像懵懂的少女，当多情的春风一遍遍地抚摸和亲吻，那懵懂的花苞竞相绽开，那纯白的花瓣，如少女腰间的裙摆，那淡黄的花蕊，如少女脸庞泛起的羞涩。蜜蜂惹花事，春风一世情，想必果实早已孕育腹中，再过几天，梨花白皙的容颜就被卸妆而去，嫩绿的新叶就悄悄地冒出枝头，就像穿着绿色裙子的少妇，在花季之后更加楚楚动人。女人如花，春风多情，难怪诗人雷渊称梨花“雪作肌肤玉作容，不将妖艳嫁东风”。万物之中，她保持一生天性，不取悦、不媚俗、不张扬，带着几分圣洁与高贵和几丝素雅，给你一世素容和一份温情。

梨花在清明时节开放，或许，她就是天地之间万物之中的使者，一夜间扯起了白幡，是不是在祭奠大地上生灵万物的轮回和山野间草木枯荣的更迭。“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诗人借梨花之白抒发对人生清明的感慨。看尽草木枯荣，才懂岁月无常；心怀慈悲，善待生灵万物。清明祭奠是慎终追远、缅怀先人。清明春光明媚，正是踏春的好时光，人们在扫墓后去郊外赏春，将追思与惜春完美结合。

梨花，是春日里最动人、最优美的诗篇。古往今来，无数诗人之为之倾尽笔墨。“柳色黄金嫩，梨花白雪香”是李白笔下的梨花，以“白雪”形容梨花的洁白，突出其清雅香气。“梨花飞雪满春山，错认寒梅露玉颜”是史宜之笔下的梨花，直接以“飞雪”形容梨花，描绘梨花如雪覆盖春山的景象。“梨花如静女，寂寞出春暮”是元好问笔下的梨花，梨花就像一位娴静文雅的女子，在春日将尽的黄昏里，带着几分孤寂悄然绽放……诗人通过诗意的表达，在诗行中再次绽放开梨花更广、更深、更美的意境。

夕阳西下，铁峰山的梨花被染上了一层金辉，美得更加动人。告别这片梨花飞雪的世界，在挥之不去的景色中，去追寻春天更多更美的风景，在宁静中感受自然与生活的美好。

## 酒浆里的光阴长卷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美德

案头那册《酒造》纸页泛黄，洇着陈年黍香。翻开时，指尖带起一阵细碎的脆响——那是竹纸老化的声音。我忽然想起，这部周代禁酒令颁布于3000年前——而此刻，涪陵老城巷底，正有新的酒液在窖池中沉默。

### 时间的年轮

涪陵老城，酒坊隐匿在苔痕深深的巷底。轻轻推开那扇略显斑驳的木门，潮湿的气息裹挟着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。73岁的李伯正弯腰，小心翼翼地掬起一捧窖泥，他用指甲轻轻一刮，乌亮的泥屑簌簌落下。李伯把指尖凑近鼻翼，深深一嗅，忽然笑了：“闻闻，这老泥里还留着1985年的雨味。”他嗅完，总要往左边偏一下头——那个方向挂着他已故老伴的遗像，30年了，他改不过来。

李伯俯身查看窖池边缘时，膝盖骨响了一声。他扶着木梯站稳，没说话。出酒那天，李伯舀起一瓢原浆，对着天窗举起。光穿过酒液，在缸沿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光斑。他眯眼看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成了。”

### 刻度的隐喻

博物馆展柜里，一只西周盃静静地躺着。颈间一圈弦纹，像水纹冻住了。讲解员说：“这盃盛过祭天的酒，也盛过伐纣的庆功酒。”我想象它被一只手高高举起——酒液里倒映着篝火，星斗，和一个念出“唯殷先人”的侧影。

离开展厅，在转角处我有幸遇见一位民间藏家。他轻轻打开层层包裹的棉布，一枚宋代影青盏便呈现在眼前。盏心篆刻着一枝折枝梅，阴纹凹线积釉，色略深，转盏时那梅花像在颤。藏家转着盏，忽然停住，拇指按在盏心的梅枝上，力道重得让那枝梅花像是陷进了肉里。他盯着看了很久，才重新裹好棉布，放进樟木箱。

我轻轻接过这枚影青盏，指腹触到微凸的梅枝，那触感，让我想起李伯窖泥里的菌丝——都是岁月在黑暗里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纹路。

### 风与酒的即兴

薄暮，我循蜿蜒山径拾级而上，向北山坪走去。

我把李伯舀出的头瓢原浆灌进锡壶，荷叶扎口，锁住尚带体温的春阳。

倚柱，拔塞，倾两杯——一杯敬江，一杯对月。

我端起敬江的那杯，抿了一口，舌尖一烫。忽然想起12岁那年，父亲开坛祭灶，我偷抿了一口，被他一巴掌扇在后脑勺。那巴掌是烫的，这酒也是烫的——都是让人记一辈子的热。

松风猎猎，夹带江轮一声远笛，像谁在

暮色里吹箫。山腰旧亭，石柱冰冷却清醒：“桂月一百廿三轮，锡壶新酒才九小时。”石桌上残棋未收，红方那枚“车”缺了一个角，像被谁咬过一口。

酒液漫过舌尖，像一块温热的饴糖正在化开，先是谷物的甜漫上来，接着是泥土的咸，最后留在舌根的，是松针微微的涩。

酒过胸臆，松涛、江浪、虫鸣同时亮起，又一盏盏熄灭；万籁俱寂，只剩心跳在耳廓里，一声，又一声，像谁在黑暗中轻轻叩门。

那一刻，山下的江声、城里的灯火、桌面的残棋，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。

### 缓慢的日常

酉时，街边灯笼把石板路映成橘红。“张记酒坊”门口，掌柜揭开酒坛的泥封，酒香扑簌簌散开，像解开衣领时透出的热气。

熟客老李头早早地把搪瓷缸递过去，笑着说：“今天只要三两，多了可留不住。”老李头抿一口，眯眼：“这味儿……像老井台那口榨菜缸。之前的榨菜是‘风脱水’，现在多是‘盐脱水’了。”

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瞬间把春末那生机勃勃的菜畦、夏夜热闹喧嚣的蝉鸣、秋夜弥漫的橘香、冬炉里噼啪作响的松柴，全都召唤了回来。

巷口，放学的孩子们追逐嬉戏，银铃般的笑声在空中回荡，糖画摊的铜勺敲得叮叮响，为这市井画卷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热闹。时间在这里，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刻度，而是化作一口一口被抿进喉咙的光阴，带着微微的发烫，又在回味间缓缓回甘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息与温暖的人情味儿。

巷尾忽然一阵风，吹熄了半边灯笼。

一只粗瓷碗被谁碰倒，骨碌碌滚到石阶下，酒液早流干，只剩几粒湿米冻在月光里，像碎掉的星。

我盯着那几粒湿米，像李伯剩下的几颗牙，明年怕是嚼不动新麦了。胸口忽然空了一拍。

### 刻度的回响

夜深了。我没有回客栈，又上了北山坪。旧亭石柱在月光下泛着青白，那盘残棋还在。我倒了半杯李伯给的头瓢原浆，对着月光举起——酒液里浮着一枚颤巍巍的月亮，和巷口那盏被吹熄的灯笼，是同一个颜色。

我把杯底最后一点酒，倒在石柱下。酒液渗进“桂月一百廿三轮”的刻痕里，像给那行字重新浸了一遍。

山风穿过亭子，吹动了那盘残棋。那枚缺角的“车”滚落在地，骨碌碌转了几圈，停在石阶边缘。远处江面上，货轮的灯光正缓缓移过，像有人在江面上，又刻下一道新的刻度。

我把空杯倒扣在石桌上，隐约听见窖池那边铁梯轻晃，却再没听见李伯的咳嗽，也没看见他偏头望向左边。

石柱上的刻痕，算是光緒癸卯年的旧物。而锡壶里的新酒，才出生9小时。月光照在那行字上，墨迹像是刚写上去的，又像是已经等了很多年。

风掠过柱檐，像谁在问——还在吗？又“吱呀”一声，像替李伯，替那个30年没偏过头的左边，答了一声——在。

